



儒林外史第十七回

匡秀才重遊舊地

趙醫生高踞詩壇

話說匡太公自從兒子上府去考尿尿仍舊在牀

他去了二十多日就如去了兩年的一般每日眼淚

汪汪望着門外那日向他老奶奶說道第二個去了

這些時總不回來不知他可有福氣掙着進一個學

這早晚我若死了就不能看見他在跟前送終說着

又哭了老奶奶勸了一回忽聽門外一片聲打的響

一個冤神的人趕着他大兒子打了來說在集上趕



集占了他擺攤子的窩子匡大又不服氣紅着眼那人亂叫那人把匡大担子奪了下來那些零零碎碎東西撒了一地筐子都踢壞了匡大要拉他見官口裏說道縣主老爺現同我家老二相與我怕你麼我同你回老爺去太公聽得忙叫他進來吩咐道快不要如此我是一個良善人家從不會同人口舌經官動府況且占了他攤子原是你不是央人替他好好說不要吵鬧帶累我不安他那裏肯聽氣狠狠的又出去吵鬧吵的鄰居都來圍着看也有拉的也有勸的

正鬧着潘保正走來了把那人說了幾聲那人嘴纔軟了保正又道匡大哥你還不把你的東西拾在担子裏拏回家去哩匡大一頭罵着一頭拾東西只見大路上兩個人手裏拿着紅紙帖子走來問道這裏有一個姓匡的麼保正認得是學裏門斗說道好了匡二相公恭喜進了學了便道匡大哥快領二位去同你老爹說匡大東西纔拾完在担子裏挑起担子領兩個門斗來家那人也是保正勸回去了門斗進了門見匡太公睡在床上道了恭喜把報帖升貼起

來上寫道捷報貴府相公匡諱迴蒙提學御史學道
大老爺取中樂清縣第一名入泮聯科及第本學公
報太公歡喜叫老奶奶燒起茶來把匡大担子裏的
糖和豆腐干裝了兩盤又煮了十來個雞子請門斗
喫着潘保正又拿了十來個雞子來賀喜一總煮了
出來畱着潘老爹陪門斗吃飯飯罷太公拏出一二百
文來做報錢門斗嫌少太公道我乃赤貧之人又遭
了回祿小兒的事勞二位來這些須當甚麼權爲一
茶之敬潘老爹又說了一番添了一百文門斗去了

直到四五日後匡超人送過宗師纔回家來穿着衣
巾拜見父母嫂子是因回祿後就住在娘家去了此
時只拜了哥哥他哥見他中了個相公比從前更加
親熱些潘保正替他約齊了分子擇個日子賀學又
借在庵裏擺酒此番不同共收了二十多吊錢宰了
兩個豬和些雞鴨之類吃了兩三日酒和尚也來奉
承匡超人同太公商議不磨豆腐了把這剩下來的
十幾吊錢把與他哥又租了兩間屋開個小雜貨店
嫂子也接了回來也不分在兩處吃了每日尋的錢

家裏盤纏忙過幾日匡超人又進城去謝知縣知縣
此番便和你分庭抗禮畱着吃了酒飯叫他拜做老
師事畢回家學裏那兩個門斗又下來到他家說話
他請了潘老爹來陪門斗說學裏老爺要傳匡相公
去見還要進見之禮匡超人惱了道老只認得我的
老師他這教官我去見他做甚麼有甚麼進見之禮
潘老爹道二相公你不可這樣說了我們縣裏老爺
雖是老師是你拜的老師這是私情這學裏老師是
朝廷制下的專管秀才你就中了狀元這老師也要
認的怎麼不去見你是一個寒士進見禮也不好爭每
位封兩錢銀子去就是了當下約定日子先打發門
斗回去到那日封了進見禮去見了學師回來太公
又吩咐買个牲醴到祖上墳去拜奠那日上墳回來
太公覺得身體不大爽利從此病一日重似一日吃
了藥也再不得見效飲食也漸漸少的不能吃了匡
超人到處求神問卜凶多吉少同哥商議把自己向
日那幾兩本錢替太公備後事店裏照舊不動當下
買了一具棺木做了許多布衣合着太公的頭做了

一頂方巾預備停當太公淹淹在床一日昏曠的狠
一日又覺得明白些那日太公自知不濟叫兩個兒
子都到跟前吩咐道我這病犯得拙了眼見得望天
的日子這入地的日子近我一生是個無用的人一
塊土也不會丟給你們兩間房子都沒有了第二的
僥倖進了一個學將來讀讀書會上進一層也不可
知但功名到底是身外之物德行是要緊的我看你
在孝弟上用心極是難得卻又不可因後來日子略
過的順利些就添出一肚子裏的勢利見識來改變
了小時的心事我死之後你一滿了服就急急的要
尋一頭親事總要窮人家的兒女萬不可貪圖富貴
攀高結貴你哥是個混賬人你要到底敬重他供奉
事我的一樣纔是兄弟兩個哭着聽了太公瞑目而
逝合家大哭起來匡超人呼天搶地一面安排裝殮
因房屋褊窄停放過了頭七將靈柩送在祖塋安葬
滿庄的人都來弔孝送喪兩弟兄謝過了客匡大照
常開店匡超人逢七便去墳上哭奠那一日正從墳
上奠了回來天色已黑剛纔到家潘保正走來向他

說道二相公你可知道縣裏老爺壞了今日委了溫州府二太爺來摘了印去了他是你老師你也該進城去看看匡超人次日換了素服進城去看纔走進城那曉得百姓要留這官鳴鑼罷市圍住了摘印的官要奪回印信把城門大白日關了鬧成一片匡超人不得進去只得回來再聽消息第三日聽得省裏委下安民的官來了要拏爲首的人又過了三四日匡超人從墳上回來潘保正迎着道不好了禍事到了匡超人道甚麼禍事潘保正道到家去和你說當下到了匡家坐下道昨日安民的官下來百姓散下了上司叫這官密訪爲頭的人已經拿了幾個衙門裏有兩個沒良心的差人就把你也密報了說老爺待你甚好你一定在內爲頭要保留是那里冤枉的事如今上面還要密訪但這事那里定得他若訪出是實恐怕就有人下來拿依我的意思你不如在外府去躲避些時沒有官事就罷若有我替你維持匡超人驚得手慌腳忙說道這是那里晦氣多承老爹相愛說信與只我是我而今那里去好潘保正道你自

心裏想那處熟就往那處去匡超人道我只有杭州熟卻不會有甚相與的潘保正道你要往杭州我寫一個字與你帶去我有個房分兄弟行三人都叫他潘三爺現在布政司裏充吏家裏就在司門前山上住你去尋着了他凡事叫他照應他是个極慷慨的人不得錯的匡超人道既是如此費老爹的心寫下書子我今晚就走纔好當下潘老爹一頭寫書他一面囑咐哥嫂家裏事務灑淚拜別母親拴束行李藏了書子出門潘老爹送上大路回去匡超人背着行李走了幾天旱路到温州搭船那日沒有便船只得

到飯店權宿走進飯店見裏面點着燈先有一个客人坐在一張桌子上面前攤了一本書在那裏靜靜的看匡超人看那人時黃瘦面皮稀稀的幾根鬍子那人看書出神又是个近視眼不曾見有人進來匡超人走到跟前請教了一聲老客拱一拱手那人纔立起身來爲禮青絹直身瓦楞帽子像个生意人模樣兩人叙禮坐下匡超人問道客人貴鄉尊姓那人道在下姓景寒舍就在這五十里外因有个小店在

省城如今往店裏去因無便船權在此住一夜看見
匡超人戴着方巾知道他是秀才便道先生貴處那
里尊姓台甫匡超人道小弟賤姓匡字超人敝處樂
清也是要往省城沒有便船那景客人道如此甚好
我們明日一同上船各自睡下次日早去上船兩人
同包了一個頭艙上船放下行李那景客人就拏出
一本書來看匡超人初時不好問他偷眼望那書上
圈的花花碌碌是些甚麼詩詞之類到上午同吃了
飯又拏出書來看看一會又閒坐着吃茶匡超人問

道昨晚請教老客說有店在省城却開的是甚麼
店景客人道是頭山店匡超人道老客既開寶店卻
看這書做甚麼景客人笑道你道這書單是戴頭巾
做秀才的會看麼我杭城多少名士都是不講八股
的不瞞匡先生你說小弟賤號叫做景蘭江各處詩
選上都刻過我的詩今已二十餘年這些發過的老
先生但到杭城就要同我們唱和因在艙內開了一
個箱子取出幾十個斗方子來遞與匡超人道這就
是拙作正要請教匡超人自覺失言心裏慚愧接過

詩來雖然不知假做看完了瞎贊一回景蘭江又問
恭喜入泮是那一位學臺匡超人道就是現在新任
宗師景蘭江道新學臺是湖州魯老先生同年魯老
先生就是小弟的詩友小弟當時聯句的詩會楊執
中先生權勿用先生嘉興蕙太守公孫駝夫還有婁
中堂兩位公子三先生四先生都是弟們文字至交
可惜有位牛布衣先生只是神交不會會面匡超人
見他說這些人便問道杭城文瀚樓選書的馬二先
生諱叫做靜的先生想也相與景蘭江道那是做時

文的朋友雖也認得不算相與不瞞先生說我們杭
城名壇中倒也沒有他們這一派卻是有幾個同調
的人將來到省可以同先生相會匡超人聽罷不勝
駭然同他一路來到斷河頭船近了岸正要搬行李
景蘭江站在船頭上只見一乘轎子歇在岸邊轎裏
走出一個人來頭戴方巾身穿寶藍直裰手裏搖着
一把白紙詩扇扇柄上拴着一個方象牙圖書後面
跟着一个人背了一个藥箱那先生下了轎正要進
那人家去景蘭江喊道趙雪兄久違了那里去那趙

先生回過頭來叫一聲哎呀原來是老弟幾時來的
景蘭江道纔到這里行李還不會上岸因回頭望着
船裏道匡先生請出來這是我最好相好的趙雪齋先
生請過來會會匡超人出來同他上了岸景蘭江吩
咐船家把行李且搬到茶室裏來當下三人同作了
揖同進茶室趙先生問道此位長兄尊姓景蘭江道
這位是樂清匡先生同我一船來的彼此謙遜了一
回坐下泡了三碗茶來趙先生道老弟你爲甚麼就
去了這些時叫我終日盼望景蘭江道正是爲些俗
事纏着這些時可有詩會麼趙先生道怎麼沒有前
月中翰顧老先生來天竺進香邀我們同到天竺做
了一天的詩通政范大人告假省墓船只在這里住
了一日還約我們到船上拈題分韻着實擾了他一
天御史荀老先生來打撫臺的秋風丟着秋風不打
日日邀我們到下處做詩這些人都問你現今胡三
公子替湖州魯老先生徵輓詩送了十幾個斗方在
我那里我打發不清你來得正好分兩張去做說着
吃了茶問這位匡先生想也在庠是那位學臺手里

恭喜的景蘭江道就是現任學臺趙先生微笑道是大小兒同案吃完了茶趙先生先別看病去了景蘭江問道匡先生而今行李發到那里去匡超人道如今且攏文瀚樓景蘭江道也罷你攏那里去我且到店里我的店在豆腐橋大街上金剛寺前先生閒着到我店裏來談說罷叫人挑了行李去了匡超人背着行李走到文瀚樓問馬二先生已是回處州去了文瀚樓主人認的他畱在樓上住次日拏了書子到司前去我潘二爺進了門家人回道二爺不在家前幾日奉差到台州學道衙門辦公事去了匡超人道幾時回家家人道纔去怕不也還要三四十天功夫匡超人只得回來尋到豆腐橋大街景家方巾店裏景蘭江不在店內問左右店鄰店鄰說道景大先生麼這樣好天氣他先生正好到六橋探春光尋花問柳做西湖上的詩絕好的詩題他怎肯在店裏坐着匡超人見問不着只得轉身又走走過兩條街遠遠望見景先生同着兩個戴方巾的走匡超人相見作揖景蘭江指着那一個麻子道這位是支劍峯先

生指着那一個鬍子道這位是浦墨卿先生都是我
們詩會中領袖那二人問此位先生景蘭江道這是
樂清匡超人先生匡超人道小弟方纔在寶店奉拜
先生恰值公出此時裏往那去景先生道無事閒遊
又道良朋相遇豈可分途何不到旗亭小飲三杯那
兩位道最好當下拉了匡超人同進一個酒店揀一
副坐頭坐下酒保來問要甚麼菜景蘭江叫了一賣
一錢二分銀子的雜膾兩碟小吃那小吃一樣是炒
肉皮一樣就是黃豆芽拏上酒來支劍峯問道今日
何以不去訪雪兄浦墨卿道他家今日譙一位出奇
的客支劍峯道客罷了有甚麼出奇浦墨卿道出奇
的緊哩你滿飲一杯我把這段公案告訴你當下支
劍峯酌上酒二位也陪着吃了浦墨卿道這位客姓
黃是戊辰的進士而今選了我這甯波府鄞縣知縣
他先年在京裏同楊執中先生相與楊執中卻同趙
爺相好因他來浙就寫一封書子來會趙爺趙爺那
日不在家不會會景蘭江道趙爺官府來拜的也多
會不着他也是常事浦墨卿道那日真正不在家次

日趙爺去回拜會着彼此叙說起來你道奇也不奇
眾人道有甚麼奇處浦墨卿道那黃公竟與趙爺生
的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眾人一齊道這果然奇了浦
墨卿道還有奇處趙爺今年五十九歲兩個兒子四
個孫子兩個老夫妻齊眉只卻是個布衣黃公中了
一個進士做任知縣却是三十歲上就斷了絃夫人
沒了而今兒花女花也無支劍峯道這果然奇同一
个年月日時一个是這般境界一个是那般境界判
然不合可見五星子平都是不相干的說着又吃了

許多的酒浦墨卿道二位先生小弟有个疑難在此
諸公大家參一參比如黃公同趙爺一般的年月日
時生的一個中了進士卻孤身一人一個却是子
孫滿堂不中進士這兩個人還是那一個好我們還
是願做那一个三位不會言語浦墨卿道這話讓匡
先生先說匡先生你且說一說匡超人道二者不可
得兼依小弟愚見還是做趙先生的好眾人一齊拍
手道有理有理浦墨卿道讀書畢竟中進士是个了
局趙爺各樣好了倒底差一個進士不但我們說就

是他自己心裏也不快活的是差着一個進士而今
又想中進士又想像趙爺的全福天也不肯雖然世
間也有這樣人但我們如今既設疑難若只管說要
合做兩個人就沒的難了如今依我的主意只中進
士不要全福只做黃公不做趙爺可是麼支劍峯道
不是這樣說趙爺雖差着一個進士而今他大公郎
已經高進了將來名登兩榜少不得封誥乃尊難道
兒子的進士當不得自己的進士不成浦墨卿笑道
這又不然先年有一位老先生兒子已做了大位他
還要科舉後來點名監臨不肯收他他把卷子擯在
地下恨道爲這個小畜生累我戴個假紗帽這樣看
來兒子的倒底當不得自己的景蘭江道你門都說
的是隔壁賬都斟起酒來滿滿的吃三杯聽我說支
劍峯道說的不是怎樣景蘭江道說的不是倒罰三
杯衆人道這沒的說當下斟上酒吃着景蘭江道衆
位先生所講中進士是爲名是爲利衆人道是爲名
景蘭江道可知道趙爺雖不曾中進士外邊詩選上
刻着他的詩幾十處行徧天下那个不曉得有个趙

雪齋先生只怕比進士享名多着哩說罷哈哈大笑
眾人都一齊道這果然說的快暢一齊乾了酒匡超
人聽得纔知道天下還有這一種道理景蘭江道今
日我等雅集卽拈樓字爲韵回去都做了詩寫在一
个紙上送在匡先生下處請教當下同出店來分路
而別只因這一番有分教交遊添氣色又結婚姻文
字發光芒更將進取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是書之用筆千變萬化未可就一端以言其妙如
寫女子小人與儻阜隸莫不盡態極妍至于斗方
名士七律詩翁尤爲題中之正面豈可不細細
爲之寫照上文如楊執中權勿用等人繪聲繪
影能令閱者拍案叫絕以爲鑄鼎象物至此真
無以加矣而孰知寫到趙景諸人又另換一副
筆墨絲毫不與楊權諸人同建章宮中千門萬
戶文筆奇詭何以異茲
司馬君實云好好一个老實蒼頭被東坡教壞
了匡超人之爲人學問旣不深性氣又未定假
使平生所遇皆馬二先生輩或者不至斗然變

儒林外史
爲勢利心之人無如一出門卽遇見景趙諸公
雖欲不趨于勢利甯可得乎蓬生麻中不扶自
直苟爲素絲未有不遭染者也余見人家少年
子弟略有幾分聰明隨口謔幾句七言律詩便
要納交幾個斗方名士以爲藉此通聲氣吾知
其畢生斷無成就時也何也斗方名士自己不
能富貴而慕人之富貴自己絕無功名而羨人
之功名大則爲雞鳴狗吠之徒小則受殘杯冷
炙之苦人間有個活地獄正此輩當之而尤欣
欣然自命爲名士豈不悲哉

儒林外史第十七回

儒林外史第十八回

約詩會名士攜匡二

訪朋友書店會潘三

話說匡超人那晚吃了酒回來寓處睡下次日清晨
文瀚樓店主人走上樓來坐下道先生而今有一件
事相商匡超人問是何事主人道目今我和一個朋
友合本要刻一部考卷賣要費先生的心替我批一
批又要批的好又要批的快合共三百多篇文章不
知要多少日子就可以批得出來我如今扣着日子
好發與山東河南客人帶去賣若出的遲山東河南

客人起了身就悞了一覺睡這書刻出來封面上就刻先生的名號還多寡有幾兩選金和幾十本樣書送與先生不知先生可趕的來匡超人道大約是幾多日子批出來方不悞事主人道須是半个月內有的出來覺得日子寬些不然就是二十天也罷了匡超人心裏算計半个月料想還做的來當面應承了主人隨即搬了許多的考卷文章上樓來午閒又備了四樣菜請先生坐坐說發樣的時候再請一回出書的時候又請一回平常每日就是小菜飯初二十

六跟着店裏吃牙祭肉茶水燈油都是店裏供給匡超人大喜當晚點起燈來替他不住手的批就批出五十篇聽聽那樵樓上纔交四鼓匡超人喜道像這樣那里要半个月吹燈睡下次早起來又批一日搭半夜總批得七八十篇到第四日正在樓上批文章忽聽得樓下叫一聲道匡先生在家麼匡超人道是那一位忙走下樓來見是景蘭江手裏拿着一个斗方捲着見了作揖道候遲有罪匡超人把他讓上樓去他把斗方放開在桌上說道這就是前日讌集限

樓字韻的同人已經寫起斗方來趙雪兄看見因未
得與不勝悵悵因照韻也做了一首我們要讓他寫
在前面只得又各人寫了一回所以今日纔得送來
請教匡超人見題上寫着暮春旗亭小集同限樓字
每人一首詩後面排着四個名字是趙潔雪齋手稿
景本蕙蘭江手稿支鏗劍峯手稿浦玉方墨卿手稿
看見紙張白亮圖書鮮紅真覺可愛就拏來帖在樓
上壁間然後坐下匡超人道那日多擾大醉回來晚
了景蘭江道這幾日不會出門匡超人道因主人家
託着選幾篇文章要替他趕出來發到所以有失問
候景蘭江道這選文章的事也好今日我同你去會
一個人匡超人道是那一位景蘭江道你不要管快
換了衣服我同你去便知當下換了衣服鎖了樓門
同下來走到街上匡超人道如今往那里去景蘭江
道是我們這里做過冢宰的胡老先生的公子胡三
先生他今朝小生日同人都在那里聚會我也要去
祝壽故來拉了你去到那里可以會得好些人方纔
斗方上幾位都在那里匡超人道我還不會拜拜胡

三先生可要帶个帖子去景蘭江道這是要的一同走到香蠟店買了个帖子在櫃臺上借筆寫眷晚生匡迴拜寫完籠着又走景蘭江走着告訴匡超人道這位胡三先生雖然好客卻是个膽小不過的人先年家宰公去世之後他關着門總不敢見一个人動不動就被人騙一頭說也沒處說落後這幾年全虧結交了我們相與起來替他幫門戶纔熱鬧起來沒有人敢欺他匡超人道他一个家宰公子怎的有人敢欺景蘭江道家宰麼是過去的事了的眼下又沒人在朝自己不過是个諸生俗語說得好死知府不如一个活老鼠那个理他而今人情是勢利的倒是我這雪齋先生詩名大府司院道現任的官員那一個不來拜他人只看見他大門口今日是一把黃傘的轎子來明日又是七八个紅黑帽子吆喝子來那藍傘的官不算就不由的怕所以近來人看見他的轎子不過三日兩日就到胡三公子家去就疑猜三公子也有些勢利就是三公子那門首住房子的房錢也給得爽利些胡三公子也還知感正說得熟

開街上又遇着兩個方巾濶服的人景蘭江迎着道
二位也是到胡三先生家拜壽去的却還要約那位
向那頭走那兩人道就是來約長兄既遇着一同行
罷因問此位是誰景蘭江指着那兩人向匡超人道
這位是金東崖先生這位是嚴致中先生指着匡超
人向二位道這是匡超人先生四人齊作了一個揖
一齊同走走走到一個極大的門樓知道是冢宰第了
把帖子交與看門的看門的說請在廳上坐匡超人
舉眼看見中間御書匾額中朝柱石四個字兩邊楠

木椅子四人坐下少頃胡三公子出來頭戴方巾身
穿醬色緞直裰粉底皂靴三絃髭鬚約有四十多歲
光景三公子着實謙光當下同諸位作了揖諸位祝
壽三公子斷不敢當又謝了諸位奉坐金東崖首坐
嚴致中二坐匡超人三坐景蘭江是本地人同三公
子坐在主位金東崖向三公子謝了前日的擾三公
子向嚴致中道一向駕在京師幾時到的嚴致中道
前日纔到一向在都門做親家國子司業周先生家
家做居亭因與通政范公日日相聚今通政公告假

省墓約弟同行順便返舍走走胡三公子道通政公寓在那里嚴貢生道通政公在船上不曾進城不過三四日即行弟因前日進城會見雪兄說道三哥今日壽日所以來奉祝叙叙闊懷三公子道匡先生幾時到省貴處那里寓在何處景蘭江代答道貴處樂清到省也不久是和小弟一船來的現今寓在文瀚樓選歷科考卷三公子道久仰久仰說着家人捧茶上來吃了三公子立起身來讓諸位到書房裏坐四位走進書房見上面席間先坐着兩個人方巾白鬚大模大樣見四位進來慢慢立起身嚴貢生認得便上前道衛先生隨先生那在這裡我們公揖當下作過了揖請諸位坐那衛先生隨先生也不謙讓仍舊上席坐了家人來稟三公子又有客到三公子出去了這里坐下景蘭江請教二位先生貴鄉嚴貢生代答道此位是建德衛體善先生乃建德鄉榜此位是石門隨岑庵先生是老明經二位先生是浙江二十年的老選家選的文章衣被海內的景蘭江着實打躬道其仰慕之意那兩個先生也不問諸人的姓名

隨岑庵邵認得金東崖是那年出貢到京到監時相會的因和他攀話道東翁在京一別又是數年因甚回府來走走想是年滿授職也該榮選了金東崖道不是近來部裏來投充的人也甚雜又因司官王惠出去做官降了甯王後來朝裏又拿問了劉太監常到部裏搜剔卷案我怕在那裏久惹是非所以就告假出了京來說着捧出麵來吃了吃過那衛先生隨先生閒坐着談着文來衛先生道近來的選事益發壞了隨先生道正是前科我兩人該選一部振作一

番衛先生估着眼道前科沒有文章匡超人忍不住上前問道請教先生前科墨卷到處都有刻本的怎的沒有文章衛先生道此位長兄尊姓景蘭江道這是德清匡先生衛先生道所以說沒有文章者是有沒有文章的法則匡超人道文章既是中了就是有法則了難道中式之外又另有个法則衛先生道長兄你原來不知文章是代聖賢立言有的一定的規矩比不得那些雜覽可以隨手亂做个所以一篇文章不但看出這本人的富貴福澤並看出國運的盛衰

洪永有洪永的法則成弘有成弘的法則都是一脈
流傳有個元燈比如主考中出一榜人來也有合法
的也有僥倖的必定要經我們選家批了出來這篇
就是傳文了若是這一科無可入選只叫做沒有文
章隨先生道長兄所以我們不怕不中只是中了出
來這三篇文章要見得人不醜不然只算做僥倖一
生抱愧又問衛先生道近來那馬靜選的二科程墨
可曾看見衛先生道正是他把個選事壞了他在嘉
興蘆坦庵太守家走動終日講的是些雜學聽見他

雜覽到是好的于文章的理法他全然不知一味亂
鬧好墨卷也被他披壞了所以我看見他的選本叫
子弟把他的批語塗掉子讀說着胡三公子同了支
劍峯浦墨卿進來擺桌子同吃了飯一直到晚不得
上席要等着趙雪齋等到一更天趙先生抬着一乘
轎子又兩個轎夫跟着前後打着四枝火把飛跑了
來下了轎同眾人作揖道及得罪有累諸位先生久
候胡府又來了許多親戚本家將兩席改作三席大
家圍着坐了席散各自歸家匡超人到寓所還批了

些文章纔睡屈指六日之內把三百多篇文章都批完了就把在胡家聽的這一席話敷衍起來做了个序文在上又還偷着功夫去拜了席同吃酒的這幾位朋友選本已成書店裏拏去看了回來說道向日馬二先生在家兄文海樓三百篇文章要批兩個月催着還要發怒不想先生批的恁快我拏給人看說又快又細這是極好的了先生住着將來各書坊裏都要來請先生生意多哩因封出二兩選金送來說道刻完的時候還送先生五十个樣書又備了酒在樓上吃吃着外邊一个小厮送將一个傳單來匡超人接着開看是一張松江箋摺做一個全帖的樣式上寫道謹擇本月十五日西湖晏集分韻賦詩每位各出杖頭資二錢今將在會諸位先生台銜開列于後衛體善先生隨岑庵先生趙雪齋先生嚴致中先生浦墨卿先生支劍峯先生匡超人先生胡密之先生蘭景江先生共九位下寫同人公具又一行寫道尊分約齊送至御書堂胡三老爺收匡超人看見各位名下都畫了知字他也畫了隨卽將選金內秤了

二錢銀子連傳單交與那小使拏去了到晚無事因想起明日西湖上須要做詩我若不會不好看相便在書店裏拏了一本詩法入門點起燈來看他是絕頂的聰明看了一夜早已會了次日又看了一日一夜拿起筆來就做做了出來覺得比壁上貼的還好些當日又看要已精而益求其精到十五日早上打選衣帽正要出門早見景蘭江同支劍峯來約三人同出了清波門只見諸位都坐在一隻小船上候上船一看趙雪齋適不會到內中却不見嚴貢生因問

胡三公子道嚴先生怎的不見三公子道他因范通政昨日要開船他把分子送來已經回廣東去了當下一上了船在西湖裏搖着浦墨卿問三公子道嚴大先生我聽見他家爲立嗣有甚麼家難官事所以到處亂跑而今不知怎樣了三公子道我昨日問他的那事已經平復仍舊立的是他二令郎將家私三七分開他令弟的妾自分了三服家私過日子這個倒也罷了一刻到了花港衆人都倚着胡公子走去去借花園吃酒胡三公子走去借那里竟關着門不

肯胡三公子發了急那人也不理景先生拉那人到背地裏問那人道胡三爺是出名的慳吝他一年有幾席酒照顧我我奉承他況且他去年借了這裏擺了兩席酒一個錢也沒有去的時候他也不叫人掃掃還說煮飯的米剩下兩升叫小廝背了回去這樣大老官鄉紳我不奉承他一席話說的法沒衆人只得一齊走到于公祠一個和尚家坐着和尚烹出茶來公子都在胡三公子身上三公子便拉了景蘭江出去買東西匡超人道我也跟去頑頑當下走到街

上先到一個鴨子店三公子恐怕鴨子不肥拔下耳挖來戳戳脯子上肉厚方纔叫景蘭江講價錢買了因人多多買了幾斤肉又賣了兩隻雞一尾魚和些蔬菜叫跟的小廝先拏了去還要買些肉饅頭中上當點心于是走進一個饅頭店看了三十個饅頭那饅頭三個錢一個三公子只給他兩個錢一個就同那饅頭店裏吵起來景蘭江在傍勸鬧勸了一回不買饅頭了買了些索麵去下了吃就是景蘭江拏着又去買了些筍乾鹽蛋熟栗子瓜子之類以爲下酒

之物匡超人也幫着拏些來到廟裏交與和尚收拾支劍峯道三老爺你何不叫個厨役伺候爲甚麼自己忙三公吐舌道厨役就費了又秤了一塊銀叫小厮去買米忙到下午趙雪齋轎子纔到了下轎就叫取箱來轎夫把箱子捧到他開箱取出一个藥封來二錢四分遞與三公收了厨下酒菜已齊捧上來衆位吃了吃過飯拏上酒來趙雪齋道吾輩今日雅集不可無詩當下拈闍分韻趙先生拈的是四支衛先生拈的是八齊浦先生拈的是一東胡先生拈的是一冬景先生拈的是十四寒隨先生拈的是五微匡先生拈的是十五刪支先生拈的是三江分韻已定又吃了幾杯酒各散進城胡三公叫家人取了食盒把剩下來的骨頭骨腦和些菜子裝在裏面果然又問和尚查剩下的米共幾升也裝起來送了和尚五分銀子的香資押家人挑着也進城去匡超人與支劍峯浦墨卿景蘭江同路四人高興一路說笑勾留頑要進城遲了已經昏黑景蘭江道天已黑了我們快些走走支劍峯已是大醉口發狂言道何妨

誰不知道我們西湖詩會的名士況且李太白穿着宮錦袍夜裏還走何況纔晚放心走誰敢來正在手舞足蹈高興忽然前面一對高燈又是一對提燈上面寫的字是鹽捕分府那分府坐在轎裏一眼看見認得是支鏐叫人採過他來問道支鏐你是本分府鹽務裏的巡商怎麼黑夜吃得大醉在街上胡鬧支劍峯醉了把腳不穩前跌後撞口裏還說李太白金錦夜行那分府看見他戴了方巾說道衙門巡商從來沒有生監充當的你怎麼戴這個帽子左右的搯去了一條鏈子鎖起來浦墨卿走上去幫了幾句分府怒道你既是生員如何黑夜酗酒帶着送在儒學去景蘭江見不是事情悄悄在黑影裏把匡超人拉了一把往小巷內兩人溜了轉到下處打開了門上樓去睡次日出去訪訪兩人也不會大受累依舊把分韻的詩都做了來匡超人也做了及看那衛先生隨先生的詩且夫嘗謂都寫在內其餘也就是文章批語上採下來的幾個字眼拏自己的詩比比也不見得不如他眾人把這詩寫在一個紙上共寫了七八

張匡超人也貼在壁上又過了半個多月書店考卷刻成請先生那晚吃得大醉次早睡在床上聽只下面喊道匡先生有客來拜只因會着這個人有分教婚姻就處知爲夙世之因名譽隆時不比時流之輩畢竟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景蘭江只知俎豆一趙雪齋蓋不啻七十子之服孔子其識見卑鄙如此

順手帶出金東崖嚴致中兩人將上文未了之案至此一結是何等筆力

衛體善隨岑菴老着臉皮講八股一望而知其不通卻自以爲一佛出世真可發一笑馬純上生平最惡雜覽不料衛隨卽以雜覽冤之文章交互迴環極盡羅絡鈎連之妙

胡三先生素有錢癖幸而不爲憨仙撞騙却又喜結交斗方名士湖上一會酸氣逼人至今讀之尤令人嘔出酸餡也

儒林外史第十八回

令人翻出烟筒出

蘇文正公名士階上一會烟康人至今猶公此
內三次主奏育錢舉幸而不為

儒林外史第十八回
潘自業橫遭禍事

儒林外史第十九回

匡超人幸得良朋

話說匡超人睡在樓上聽見有客來拜慌忙穿衣起

來下樓見一個人坐在樓下頭戴吏巾身穿元緞直

裊腳下蝦蟆厚底頭阜靴黃鬍子高顴骨黃黑面皮

一雙直眼那人見匡超人下來便問道此位是匡二

相公麼匡超人道賤姓匡請問尊客貴姓那人道在

下姓潘前日看見家兄書子說你二相公來省匡超

人道原來就是潘三哥慌忙作揖行禮請到樓上坐

儒林外史 第十六回
不潘三道那日二相公賜顧我不在家前日返舍看
見家兄的書信極贊二相公爲人聰明又行過多少
好事着實可敬匡超人道小弟來省特地投奔三哥
不想公出今日會見歡喜之極說罷自己下去拏茶
又託書店買了兩盤點心拏上樓來潘三正在那裏
看斗方看見點心到了說道哎呀這做甚麼接茶在
手指着壁上道二相公你到省裏來和這些人相與
做甚麼匡超人問是怎的潘三道這一班人是有名
的馱子這姓景的開頭巾本店來有兩千銀子的本

錢一頓詩做的精光他每日在店裏手裏拏着一個
刷子刷頭巾口裏還哼的是清明時節雨紛紛把那
買頭巾的和店鄰看了都笑而今折了本錢只借這
做詩爲由遇着人就借銀子人聽見他部怕那一個
姓支的是鹽務裏一個巡商我來家在衙門裏聽見
說不多幾日他吃醉了在街上吟詩被府裏二太爺
一條鏈子鎖去把巡商都革了將來只好窮的淌屎
二相公你在客邊要做些有想頭的事這樣人同他
混纏做甚麼當下吃了兩個點心便丟下說道這點

心吃他做甚麼我和你到街上去吃飯叫匡超人鎖了門同到街上司門口一個飯店裏潘三叫切一隻整鴨膾一賣海參雜膾又是一大盤白肉郁拏上來飯店裏見是潘三爺屁滾尿流鴨和肉都撿上好的極肥的切來海參雜膾加味用作料兩人先斟兩壺酒酒罷用飯剩下的就給了店裏人出來也不算賬只吩咐得一聲是我的那店主人忙拱手道三爺請便小店知道走出店門潘三道二相公你而今往那去匡超人道正要到你二爺府上潘三道也罷到我家去坐坐同着一直走到一個巷內一帶青牆兩扇半截板門又是兩扇重門進到廳上一夥人在那裏圍着一張桌子賭錢潘三罵道你這一班狗才無事便在我這裏胡鬧衆人道知道三老爹到家幾日了送幾個頭錢來與老爹接風潘三道我那里要你甚麼頭錢接風又道也罷我有個朋友在此你們弄出幾個錢來熱鬧熱鬧匡超人要同他施禮他攔住道方纔見過罷了又作揖怎的你且坐着當下走了進去拏出兩千錢來向衆人說道兄弟們這個是匡二相

公的兩千錢放與你們今日打的頭錢都是他的向
匡超人道二相公你在這裏坐着看着這一個管子
這管子滿了你就倒出來收了讓他們再丟便拉一
把椅子叫匡超人坐着他也在傍邊看看看了一會外
邊走進一個人來請潘二爺說話潘三出去看時原
來是開賭場的王老六潘三道老六久不見你尋我
怎的老六道請二爺在外邊說話潘三同他走了出
來一個僻靜茶室裏坐下王老六道如今有一件事
可以發個小財一徑來和二爺商議潘三問是何事
老六道昨日錢塘縣衙門裏快手擎着一班光棍在
茅家鋪輪姦姦的是樂清縣大戶人家逃出來的一
個使女叫做荷花這班光棍正姦得好被快手拾着
了來報了官縣裏王太爺把光棍每人打幾十板子
放了出了差將這荷花解回樂清去我這鄉下有個
財主姓胡他看上了這個丫頭商量若個方法瞞
的下這個丫頭來情願出幾百銀子買他這事可有
個主意潘三道差人是那個王老六道是黃球潘三
道黃球可曾自己解去王老六道不會去是兩個副

差去的潘三道幾時去的王老六道去了一日了潘
三道黃球可知道胡家這事王老六道怎麼不知道
他也想在這裏面發幾個錢的財只是沒有方法潘
三道這也不難你去約黃球來當面商議那人應諾
去了潘二獨自坐着吃茶只見又是一個慌慌張張
張的走了進來說道三老爹我那里不尋你原來獨
自坐在這裏吃茶潘三道你尋我做甚麼那人道這
離城四十里外有個鄉里人施美卿賣弟媳婦與黃
祥甫銀子都兌了弟媳婦要守節不肯嫁施美卿同
媒人商議着要搶媒人說我不認得你家弟媳婦你
須是說出個記認施美卿說每日清早上是我弟媳
婦出來屋後抱柴你明日眾人伏在那里遇着就搶
罷了眾人依計而行到第二日搶了家去不想那一
日早弟媳婦不會出來是他乃眷抱柴眾人就搶了
去隔着三四十里路已是睡了一晚施美卿來要討
他的老婆這里不肯施美卿告了狀如今那邊要訴
卻因講親的時節不會寫個婚書沒有憑據而今要
寫一個鄉里人不在行來同老爹商議還有這衙門

裏事都託老爹料理有幾兩銀子送作使費潘三道
這是甚麼要緊的事也這般大驚小怪你且坐着我
等黃頭說話哩須臾王老六同黃球來到黃球見了
那人道原來郝老二也在這裏潘三道不相干他是
說別的話因同黃球另在一張桌子上坐下王老六
同郝老二又在一桌黃球道方纔這件事三老爹是
怎个施爲潘三道他出多少銀了黃球道胡家說只
要得這了頭荷花他連使費一總乾淨出三百兩銀
子潘三道你想賺他多少黃球道只要三老爹把這
事辦的妥當我是好處多寡分幾兩銀子罷了難道
我還同你老人家爭潘三道既如此罷了我家現住
着一位樂清縣的相公他和樂清縣的太爺最好我
託他去人情上弄一張回批來只說荷花已經解到
交與本人領去了我這裏再託人向本縣弄出一個
硃籤來到路上將荷花趕回把與胡家這個方法何
如黃球道這好的很了只是事不宜遲老爹就要去
辦潘三道今日就有硃籤你叫他把銀子作速取來
黃球應諾同王老六去了潘三叫郝老二跟我家去

當下兩人來家賭錢的還不曾散潘三看看賭完了送了眾人出去留下匡超人來道二相公你住在此我和你說話當下留在後面樓上起了一個婚書稿叫匡超人寫了把與郝老二看叫他明日拏銀子來取打發郝二去了吃了晚飯點起燈來念着回批叫匡超人寫了家裏有的是豆腐乾刻的假印取來用上又取出硃筆叫匡超人寫了一個趕回文書的硃籤辦畢拏出酒來對飲向匡超人道像這都是有些想頭的事也不枉費一番精神和那些猷瘟纏甚麼

是夜留他睡下次早兩處都送了銀子來潘三收進去隨即拏二十兩銀子遞與匡超人叫他帶在寓處做盤費匡超人歡喜接了遇便人也帶些家去與哥添本錢書坊各店也有些文章請他選潘三一切事都帶着他分幾兩銀子身上漸漸光鮮果然聽了潘三的話和那邊的名士來往稀少不覺住了將及兩年一日潘三走來道二相公好幾日不會同你往街上吃三杯匡超人鎖了樓門同走上街纔走得幾步只見潘家一个小厮尋來了說有客在家裏等三爺

說話潘三道二相公你就同我家去當下同他到家
請匡超人在裏間小客座裏坐下潘三同那人在外
邊潘三道李四哥許久不見一向在那里李四道我
一向在學道衙門前今有一件事回來商議怕三爺
不在家而今會着三爺這事不愁不妥了潘三道你
又甚麼事擣鬼話同你共事你是馬蹄刀瓢裏切菜
滴水也不漏總不肯放出錢來李四道這事是有錢
的潘三道你且說是甚麼事李四道目今宗師按臨
紹興了有个金東崖在部裏做了幾年衙門掙起幾
个錢來而今想兒子進學他兒子叫做金躍卻是一
字不通的考期在卽要尋一个替身這位學道的關
防又嚴須是想出一个新法子來這事所以要和三
爺商議潘三道他願出多少銀子李四道紹興的秀
才足足值一千兩一个他如今走小路一半也要他
五百兩只是眼下且難得這一个替考的人又必定
是怎樣裝一个何等樣的人進去那替考的筆資多
少衙門裏使費共是多少剩下的你我怎樣一个分
法潘三道通共五百兩銀子你還想在這裏頭分一

個分子這事就不必講了你只好在他那邊得些謝禮這里你不必想李四道三爺就依你說也罷了到底是怎么做法潘三道你總不要管替考的人也在我衙門裏打點也在我你只叫他五百兩銀子兌出來封在當舖裏另外拿三十兩銀子給我做盤費我總包他一個秀才若不得進學五百兩一絲也不動可妥當麼李四道這沒的說了當下說定約着日子來封銀子潘三送了李四出去回來向匡超人說道一相公這個事用的着你了匡超人道我方纔聽見的用着我只好替考但是我還是坐在外面做了文章傳遞還是竟進去替他考若要進去替他考我竟沒有這樣的胆子潘三道不妨有我哩我怎肯害你且等他封了銀子來我少不得同你往紹興去當晚別了回寓過了幾日潘三果然來搬了行李同行過了錢塘江一直來到紹興府在學道門口尋了一個僻靜巷子寓所住下次日李四帶了那重生來會一會潘三打聽得宗師挂牌考會稽了三更時分帶了匡超人悄悄同到班房門口拿出一頂高黑帽一

件青布衣服一條紅搭包來叫他除了方巾脫了衣裳就將這一套行頭穿上附耳低言如此如此不可有誤把他送在班房潘三拿着衣帽去了交過五鼓學道三炮升堂超人手執水火棍跟了一班軍牢夜役吆喝了進去排班站在二門口學道出來點名點到童生金躍匡超人遞个眼色與他那童生是照會定了的便不歸號悄悄站在黑影裏匡超人就褪下幾步到那童生跟前躲在人背後把帽子除下來與童生戴着衣服也彼此換過來那童生執了水火棍

站在那里匡超人捧卷歸號做了文章放到三四牌纔交卷出去回到下處神鬼也不知覺發案時候這金躍高高進了潘三同他回家拏二百兩銀子以爲筆資潘三道二相公你如今得了這一注橫財這就不要花費了做些正經事匡超人道甚麼正經事潘三道你現今服也滿了還不會娶个親事我有一個朋友姓鄭在撫院大人衙門裏這鄭老爹是个忠厚不過的人父子都當衙門他有第三個女兒託我替他做个媒我一向也想着你年貌也相當一向因你

沒錢我就不會認真的替你說如今只要你情願我一說就是妥的你且落得招在他家一切行財下禮的費用我還另外幫你些匡超人道這是三哥極相愛的事我有甚麼不情願只是現有這銀子在此爲甚又要你費錢潘三道你不曉得你這丈人家淺房窄屋的招進去料想也不久要留些銀子自己尋兩間房子將來添一個人吃飯又要生男育女卻比不得在客邊了我和你是一個人再幫你幾兩銀子分甚麼彼此你將來發達了愁爲不着我的情也怎的

匡超人着實感激潘三果然去和鄭老爹說取了庚帖來只問匡超人要了十一兩銀子去換幾件首飾做四件衣服過了禮去擇定十月十五日入贅到了那日潘三備了幾碗菜請他來吃早飯吃着向他說道三相公我是媒人我今日送你過去這一席子酒就算你請媒的了匡超人聽了也笑吃過叫匡超人洗了澡裏裏外外都換了一身新衣服頭上新方巾腳下新靴潘三又拿出一件新寶藍緞直裰與他穿上吉時已到叫兩乘轎子兩人坐了轎前一對燈籠

竟來入贅鄭老爹家住在巡撫衙門傍一个小巷內
一間門面到底三間那日新郎到門那里把門關了
潘二拿出三百錢來做開門錢然後開了門鄭老爹
迎了出來翁婿一見纔曉得就是那年回去同船之
人這一番結親真是夙因當下匡超人拜了丈人又
進去拜了丈母阿舅都平磕了頭鄭家設席管待潘
二喫了一會辭別去了鄭家把匡超人請進新房見
新娘端端正正好个相貌滿心歡喜合巹成親不必
細說次早潘二又送了一席酒來與他謝親鄭家請
了潘二來陪吃了一日荏苒滿月鄭家屋小不便居
住潘二替他在書店左近典了四間屋價銀四十兩
又買了些桌椅傢伙之類搬了進去請請鄰居買兩
石米所存的這項銀子已是一空還虧事事都是潘
三幫襯辦的便宜又還虧書店尋着選了兩部文章
有幾兩選全又有樣書賣了些將就度日到得一年
有餘生了一个女兒夫妻相得一日正在門首閒跼
忽見一个青衣大帽的人一路問來問到跟前說道
這裏可是樂清匡相公家匡超人道正是台駕那里

來的那人道我是給事中李老爺差往浙江有書帶
與匡相公匡超人聽見這話忙請那人進到客位坐
下取書出來看了纔知就是他老師因被參發審審
的參款都是虛情依舊復任未及數月行取進京授
了給事中這番寄書來約這門生進京要照看他匡
超人留來人酒飯寫了稟啓說蒙老師呼喚不日整
理行裝卽來趨教打發去了隨即接了他哥匡大的
書子說宗師按臨温州齊集的牌已到叫他回來應
考匡超人不敢怠慢向渾家說了一面接丈母來做

伴他便收拾行裝去應歲考考過宗師着實稱贊取
在一等第一又把他題了優行貢入太學肄業他歡
喜謝了宗師宗師起馬送過依舊回省和潘三商議
要回樂清鄉里去挂匾豎旗杆到織錦店里織了三
件補服自己一件母親一件妻子一件製備停當正
在各書店裏約了一個會每店三兩各家又另外送
了賀禮正要擇日回家那日景蘭江走來候候就邀
在酒店裏吃酒吃酒中間匡超人告訴他這些話景
蘭江着實羨了一回落後講到潘三身上來景蘭江

道你不曉得麼匡超人道甚麼事我不曉得景蘭江道潘二昨晚拿了已是下在監裏匡超人大驚道那有此事我昨日午間纔會着他怎麼就拿了景蘭江道千真萬確的事不然我也不知道我有一個舍親在縣裏當刑房今早是舍親小生日我在那里祝壽滿座的人都講這話我所以聽見竟是撫臺訪牌下來縣尊刻不敢緩三更天出差去拿還恐怕他走了將前後門都圍起來登時拏到縣尊也不會問甚麼只把訪的欸單攢了下來把與他看他看了也沒的

辯只朝上磕了幾個頭就送在監裏去了纔走得幾步到了堂口縣尊叫差人回來吩咐寄內號同大盜在一處這人此後苦了你若不信我同你到舍親家去看看欸單匡超人道這個好極費先生的心引我去看一看訪的是些甚麼事當下兩人會了賬出酒店一直走到刑房家那刑房姓蔣家裏還有些客坐着見兩人來請在書房坐下問其來意景蘭江說這做友要借縣裏昨晚拿的潘三那人欸單看看刑房拏出欸單來這單就粘在訪牌上那訪牌上寫道訪

得潘自業卽潘三本市井奸棍借藩司衙門隱佔身體把持官府包攬詞訟廣放私債毒害良民無所不爲如此惡棍豈可一刻容留于光天化日之下爲此牌仰該縣卽將本犯拿獲嚴審究報以便按律治罪毋違火速火速那款單上開着十幾款一包攬欺隱錢糧若干兩一私和人命幾案一短截本縣印文及私動硃筆一案一假雕印信若干夥一拐帶人口幾案一重利剝民威逼平人身死幾案一勾串提學衙門買囑鎗手代考幾案不能細述匡超人不看便罷

看了這款單不覺颯的一聲魂從頂門出去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師生有情意再締絲蘿朋友各分張難言蘭臭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篇專爲寫潘三而設夫潘三不過一市井之徒其行事本不必深責然余獨賞其爽快瀏亮敢作敢爲較之子曰行中鄙瑣滯之輩相去不啻天壤讀竟不覺爲之三歎曰嗟乎作者之命意至深遠矣夫造物之生人各賦以耳目手足苟非頑然不靈孰肯束縛枯槁而甘守飢寒以轉死于溝壑

哉故先王之用人也上而卿大夫下而府史胥徒雖一材一藝皆得有以自效而不忍使之見棄于世自科舉之法行非三場得手兩榜出身者慨謂之曰濁流異途乃其人自顧亦不敢與清流正途者相次比而其中一二狡黠者既挾其聰明才智自分無可爲出頭之地遂不得不干犯當時之文網巧取人間之富厚法令滋張而奸盜不息豈盡人之自喪其天良歟抑亦士之人有以歐之使然也嗚呼可勝嘆哉

儒林外史第二十一回
匡超人高興長安道人掛牛布衣客死蕪湖關
話說匡超人看了欵單登時面如土色真是分開兩扇頂門骨無數涼冰澆下來口裏說不出自心下想道這些事也有兩件是我在裏面的倘若審了根究起來如何了得當下同景蘭江別了刑房回到街上景蘭江作別去了匡超人到家躊躇了一夜不會睡覺娘子問他怎的他不好真說只說我如今貢了要到京裏去做官你獨自在這裏住着不便只好把你

送到樂清家裏去你在我母親跟前我便往京裏去
做官做的興頭再來接你上任娘子道你去做官罷
了我自在這里接了我媽來做伴你叫我到鄉里去
我那里住得慣這是不能的匡超人道你有所不知
我在家裏日逐有幾個活錢我去之後你日食從何
面來老爹那邊也是艱難日子他那有閒錢養活女
兒待要把你送在娘家住那里房子窄我而今是要
做官的你就是誥命夫人住在那地方不成體面不
如還是家去好現今這房子轉的出四十兩銀子我

拏幾兩添着進京剩下的你帶去放在我哥店裏你
每日支用我家那裏東西又賤雞魚肉鴨日日有的
有甚麼不快活娘子再三再四不肯下鄉他終日來
逼逼的急了哭喊吵鬧了幾次他不管娘子肯與不
肯竟託書店裏人把房子轉了拏了銀子回來娘子
到底不肯去他請了丈人丈母來勸丈母也不肯那
丈人鄭老爹見女婿就要做官責備女兒不知好歹
着實教訓了一頓女兒拗不過方纔允了叫一隻船
把些家伙什物都搬在上匡超人託阿舅送妹子到

家寫字與他哥說將本錢添在店裏逐日支銷擇个日子動身娘子哭哭啼啼拜別父母上船去了匡超人也收拾行李來到京師見李給諫給諫大喜問着他又補了廩以優行貢入太學益發喜極向他說道賢契目今朝廷考取教習學生料理包管賢契可以取中你且將行李搬在我寓處來盤桓幾日匡超人應諾搬了行李來又過了幾時給諫問匡超人可曾婚娶匡超人暗想老師是位大人在他面前說出丈人是撫院的差恐惹他看輕了笑只得答道還不會

給諫道恁大年紀尙不會取也是男子漢標梅之候了但這事也在我身上次晚遣一个老成管家來到書房裏向匡超人說道家老爺拜上匡爺因昨日談及匡爺還不曾恭喜取過夫人家老爺有一外甥女是家老爺夫人自小撫養大的今年十九歲才貌出衆現在署中家老爺意欲招匡爺爲甥婿一切恭喜費用俱是家老爺備辦不消匡爺費心所以着小的來向匡爺叩喜匡超人聽見這話嚇了一跳思量要回他說已經娶過的前日却說過不會但要允他又

恐理上有礙又轉一念道戲文上說的蔡狀元招贅牛相府傳爲佳話這有何妨即便應允了給諫大喜進去和夫人說下擇了吉日張燈結彩倒賠數百金裝奩把外甥女嫁與匡超人到那一日大吹大擂匡超人紗帽圓領金帶皂靴先拜了給諫公夫婦一派細樂引進洞房揭去方巾見那新娘子辛小姐真有沈魚落雁之容閉月修花之貌人物又標致嫁裝又齊整匡超人此時恍若親見瑤宮仙子月下嫦娥那魂靈都飄在九霄雲外去了自此珠圍翠繞晏爾新婚享了幾個月的天福不想教習考取要回本省地方取結匡超人沒奈何含着一包眼淚只得別過了辛小姐回浙江來一進杭州城先到他原舊丈人鄭老爹家來進了鄭家門這一驚非同小可只見鄭老爹兩眼哭得通紅對面客位上一人便是他令兄匡大裏邊丈母嚎天喊地的哭匡超人嚇癡了向丈人作了揖便問哥幾時來的老爹家爲甚事這樣哭匡大道你且搬進行李來洗臉吃茶慢慢和你說匡超人洗了臉走進去見丈母被丈母敲桌子打板櫪哭

着一場數說總是你這天災人禍的把我一個嬌滴滴的女兒生生的送死了匡超人此時纔曉得鄭氏娘子已是死了忙走出來問他哥匡大道自你去後弟婦到了家裏爲人最好母親也甚歡喜那想他省裏人過不慣我們鄉下的日子況且你嫂子們在鄉下做的事弟婦是一樣也做不來又沒有個白白坐着反叫婆婆和嫂子伏侍他的道理因此心裏着急吐起血來靠大娘的身子還好倒反照顧他他更不過意一日雨雨日三鄉裏又沒個好醫生病了不到

一百天就不在了我也是纔到所以鄭老爹鄭太太聽見了哭匡超人聽見了這些話止不住落下幾點淚來便問後事是怎樣辦的匡大道弟婦一倒了頭家裏一個錢也沒有我店裏是騰不出來就算騰出些須來也不濟事無計奈何只得把預備着娘的衣裳棺木都把與他用了匡超人道這也罷了匡大道裝殮了家裏又沒處停只得權厝在廟後待你回來下土你如今來得正好作速收拾收拾同我回去匡超人道還不是下土的事哩我想如今我還有幾兩

銀子大哥拏回去在你弟婦厝里上替他多添兩層厚磚砌的堅固些也還過得幾年方纔老爹說的他是个誥命夫人到家請會畫的替他追个像把鳳冠補服畫起來逢時遇節供在家裏叫小女兒燒香他的魂靈也歡喜就是那年我做了家去與娘的那件補服若本家親戚們家請酒叫娘也穿起來顯得與衆人不同哥將來在家也要叫人稱呼老爺凡事立起體統來不可自己倒了架子我將來有了地方少不得連哥嫂都接到任上同享榮華的匡大被他這

一番話說得眼花瞭亂渾身都酥了一總都依他說晚間鄭家備了个酒吃過同在鄭家住下次日上街買些東西匡超人將幾十兩銀子遞與他哥又過了三四日景蘭江同着刑房的蔣書辦找了來說話見鄭家房子淺要邀到茶室裏去坐匡超人近日口氣不同雖不說意思不肯到茶室景蘭江揣知其意說道匡先生在此取結赴任恐不便到茶室裏去坐小弟而今正要替先生接風我們而今竟到酒樓上去坐罷遣冠冕些當下邀二人上了酒樓斟上酒來景

蘭江問道先生你這教習的官可是就有得選的麼
匡超人道怎麼不選像我們這正途出身考的是內
廷教習每日教的多是勳戚人家子弟景蘭江道也
和平常教書一般的麼匡超人道不然不然我們在
裏面也和衙門一般公座硃墨筆硯擺的停當我早
上進去陞了公座那學生們送書上來我只把那日
子用硃筆一點他就下去了學生都是蔭襲的三品
以上的大人出來就是督撫提鎮都在我跟前磕頭
像這國子的監祭酒是我的老師他就是現在中堂

的兒子中堂是太老師前日太老師有病滿朝問安
的官都不見單只請我進去坐在床沿上談了一會
出來蔣刑房等他說完了慢慢提起來說潘三哥在
監裏前日再三和我說聽見尊駕回來了意想要會
一會叙叙苦情不知先生你意下何如匡超人道潘
三哥是個豪傑他不曾遇事時會着我們到酒店裏
坐坐鴨子是一定兩隻還有許多羊肉豬肉雞魚像
這店裏錢數一賣的菜他都是不吃的可惜而今受
了累木該竟到監裏去看他一看只是小弟而今比

不得做諸生的時候既替朝廷辦事就要照依着朝廷的賞罰若到這樣地方去看人便是賞罰不明了蔣刑房道這本城的官並不是你先生做着你只算去看看朋友有甚麼賞罰不明匡超人道二位先生這話我不該說因是知己面前不妨潘三哥所做的這些事便是我做地方官我也是要訪拿他的如今倒反走進監去看他難道說朝廷處分的他不是這就不是做臣子的道理了況且我在這裏取結院裏司裏都知道的如今設若走一走傳的上邊知道就是小弟一生官場之玷這個如何行得可好費你蔣先生的心多拜上潘三哥凡事心照若小弟僥倖這回去就得個肥美地方到任一年半載那時帶幾百銀子來幫襯他到不值甚麼兩人見他說得如此大約沒得辯他吃完酒各自散訖蔣刑房自到監裏回覆潘三去了匡超人取定了結也便收拾行李上船那時先包了一隻淌板船的頭艙包到揚州在斷河頭上船上得船來中艙先坐着兩個人一個老年的繭紬直裰絲絛朱履一個中年的寶藍直裰粉底皂

靴都戴着方巾匡超人見是衣冠人物便同他拱手坐下問起姓名那老年的道賤姓牛草字布衣匡超人聽見景蘭江說過的便道久仰又問那一位牛布衣代答道此位馮先生尊字琢菴乃此科新貴往京師會試去的匡超人道牛先生也進京麼牛布衣道小弟不去要到江上邊蕪湖縣地方尋訪幾個朋友因與馮先生相好偶爾同船只到揚州弟就告別另上南京船走長江去了先生仙鄉貴姓今往那裏去的匡超人說了姓名馮琢菴道先生是浙江選家尊

選有好幾部弟都是見過的匡超人道我的文名也够了自從那年到杭州至今五六年考卷墨卷房書行書名家的稿子還有四書講書五經講書古文選本家裏有個賬共是九十五本弟選的文章每一回出書店定要賣掉一萬部山東出西河南陝西北直的客人爭着買只愁買不到手還有個拙稿是前年刻的而今已經翻刻過三副板不瞞二位先生說此五省讀書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書案上香火蠟燭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牛布衣笑道先生

你此言誤矣所謂先儒者乃已經去世之儒者今先生尙在何得如此稱呼匡超人紅着臉道不然所謂先儒者乃先生之謂也牛布衣見他如此說也不和他辯馮琢菴又問道操選政的還有一位馬純上選手何如匡超人道這也是弟的好友這馬純兄理法有餘才氣不足所以他的選本也不甚行選本總以行爲主若是不行書店就要賠本惟有小弟的選本外國都有的彼此談着過了數日不覺已到揚州馮琢菴匡超人換了淮家船到王安營起早進京去了牛布衣獨自搭江船過了南京來到蕪湖尋在浮橋口一个小庵內作寓這庵叫做甘露庵門面三間中間供着一尊韋馱菩薩左邊一間鎖着堆些柴草右邊一間做走路進去一个大院落大殿三間殿後兩間房一間是本庵一個老和尚自己住着一間便是牛布衣住的客房牛布衣日間出去尋訪朋友晚間點了一盞燈吟哦些甚麼詩詞之類老和尚見他孤踪時常煨了茶送在他房裏陪着說話到一二更天若遇清風明月的時節便同他在前面天井裏談說

古今的事務甚是相得不想一日牛布衣病倒了請醫生來一連吃了幾十帖藥總不見效那日牛布衣請老和尚進房來坐在床沿上說道我離家一千餘里客居在此多蒙老師父照顧不想而今得了這個拙病眼見得不濟事了家中並無兒女只有一個妻子年紀還不上四十歲前日和我同來的一個朋友又進京會試去了而今老師父就是至親骨肉一般我這床頭箱內有六兩銀子我若死去卽煩老師父替我買具棺木還有幾件粗布衣服拏去變賣了請

幾眾師父替我念一卷經超度我生天棺柩便尋那里一塊空地把我寄放着材頭上寫大明布衣牛先生之柩不要把我燒化了倘得遇着个故鄉親戚把我的喪回帶去我在九泉之下也是感激老師父的老和尚聽了這話那眼淚止不住紛紛的落了下來說道居士你但放心說凶得吉你若果有些山高水低這事都在我老僧身上牛布衣又掙起來朝着床裏面席子下拏出兩本書來遞與老和尚道這兩本是我生平所做的詩雖沒有甚麼好却是一生相與

的人都在上面我捨不得湮沒了也交與老師父又
幸遇着个後來的才人替我流傳了我死也瞑目老
和尚雙手接了見他一絲兩氣甚不過意連忙到自
己房裏煎了些龍眼蓮子湯拏到床前扶起來與他
喫已是不能喫了勉強呷了兩口湯仍舊面朝床裏
睡下挨到晚上痰響了一陣喘息一回嗚呼哀哉斷
氣身亡老和尚大哭了一場此時乃嘉靖九年八月
初三日天氣尚熱老和尚忙取銀子去買了一具棺
木來拏衣服替他換上央了幾個庵隣七手八腳在

房裏入殮百忙裏老和尚還走到自己房裏披了袈
裟拏了手擊子到他柩前來念往生咒裝殮停當老
和尚想那裏去尋空地不如就把這間堆柴的屋騰
出來與他停柩和鄰居說了脫去袈裟同鄰居把柴
搬到大天井裏堆着將這屋安放了靈柩聚一張桌
子供奉香爐燭台魂幡俱各停當老和尚伏着靈桌
又哭了一場將衆人安在大天井裏坐着烹起幾壺
茶來喫着老和尚煮了一頓粥打了一二十斤酒買
些麵斤豆腐乾青菜之類到庵央及一个鄰居燒鍋

老和尚自己安排停當先捧到牛布衣柩前奠了酒拜了幾拜便拏到後邊與眾人打散老和尚道牛先生是個異鄉人今日回首在這裡一些甚麼也沒有貧僧一個人支持不來阿彌陀佛却是起動眾位施主來忙了恁一天出家人又不能備個甚麼肴饌只得一杯水酒和些素菜與列位坐坐列位只當是做好事罷了休嫌怠慢眾人道我們都是烟火鄰居遇着這樣大事理該效勞卻又還破費老師父不當人子我們眾人心裏都不安老師父怎的反說這說當

下眾人把那酒菜和粥都吃完了各自散訖過了幾日老和尚果然請了吉祥寺八眾僧人來替牛布衣拜了一天的梁皇懺自此之後老和尚每日早晚課誦開門關門一定到牛布衣柩前添些香酒幾點眼淚那日定更時分老和尚晚課已畢正要關門只見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廝右手拿着一本經摺左手拏着一本書進門來坐在韋駝腳下映着琉璃燈便念老和尚不好問他由他念到二更多天去了老和尚關門睡下次日這時候他又來念一連念了四五日

儒林外史
第二十四回
老和尚忍不住了見他進了門上前問道小檀越你
是誰家子弟因甚每晚到貧僧這庵裏來讀書這是
甚麼緣故那小廝作了一個揖聲叫老師父又手不
離方寸說出姓名來只因這一番有分教立心做名
士有志者事竟成無意整家園創業者成難守畢竟
這小廝姓甚名誰且聽下回分解

此寫匡超人甫得優貢卽改變初志器小易盈種
種惡賴與太公臨死遺言一一返對

潘二之該殺該割朝廷得而殺割之士師得而殺
割之匡超人不得而殺割之也匪惟不得而殺割
之斯時爲超人者必將爲之送茶飯焉求救援焉
納贖錢焉以報平生厚我之意然後可耳乃居然
借口味心以爲代朝廷行賞罰且甚而曰使我當
此亦須訪拿此真狼子野心蛇蟲螫毒未有過于
此人者昔蔡伯喈伏董卓之尸而哭之而君子不
以爲非者以朋友自有朋友之情也使天下之人
盡如匡超人之爲人而朋友之道苦矣

儒林外史第二十回

盡收國徵人之錢，人而服文之羞苦矣。

以為非善以服文，自其即文之辭出於天下之人。

批人者昔蔡命謝外董卓之只而哭之而奇于不。

批亦除指拿批其疑于理小拙處難辨未肯學于。

昔口利小以欲分牌或亦賞請且甚而曰與拜堂。

際難疑燕以辨平坐與燕之意然辨何且以知然。

之棋神然雖人善必報然之善茶則焉求然對其。

儒之國雖人不善而難辨之也則則不替而難辨。



